

桐花中路
私立协济医院怪谈
SILENT HOSPITA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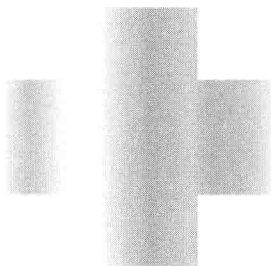
擅闯者，不能化解，只有逃离。

南琅 著

万千读者久候三年，网络超人气惊悚大作
比“寂静岭”更神秘的医院逃生之旅，惊险上演
全文无删节+独家全新番外，首度公开孙正与路遐的初识
他们，能否找到出路，逃出生天？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



桐花中路私立协济医院怪谈
SILENT HOSPITAL

南琅 ●



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桐花中路私立协济医院怪谈/南琅著. —上海:

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208-12191-1

I. ①桐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58343 号

出品人 邵敏
责任编辑 卢茗 施玉环
装帧设计 第7印象



桐花中路私立协济医院怪谈
南琅 著

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shsjwr.com)
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文睿文化传播分公司
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刷 上海市北印刷(集团)有限公司
开本 720×1000 毫米 1/16
印张 20
字数 330,000
版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
印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2191-1/I·1239
定 价 35.00 元



每个城市都有无法消弭的
罪恶和咒怨，它们的聚集之地，
就是这个城市的“穴”。

擅闯入“穴”者，不能化
解，只有逃离。



目

录



CONTENTS

STORY 1	守夜人/001
STORY 2	三母女/027
STORY 3	小男孩/073
STORY 4	初恋/127
STORY 5	活死人/169
STORY 6	倒吊者/187
STORY 0	最初/219
尾 声	/251
番外篇	· 噩梦逃杀/255

STORY1

守夜人

那具尸体，张着空洞的嘴，静谧地躺在黑暗里。黑布下面，有不为人知的秘密……

01

要不是前几天磕碎了门牙，孙正是不会造访这间位于桐花中路的私立协济医院的。

协济医院的前身，是一间不景气的公立医院桐花医院，惨淡经营八年后，一位路姓老板将其收购，经过五个月的改造重建，再度投入了运营，改名私立协济医院。

直到医院易主，孙正都未曾造访过它。他实在很厌恶管理混乱的公立小医院，空气里总是弥漫着不洁净的气息，仿佛每一颗微粒都是超爆炸性病毒，无时无刻不威胁着他敏感的鼻子。

新的这间医院去年年底才建成，占地约有三万多平方米，共有三幢大楼，正前方那栋最旧的六层建筑是主楼，主楼后并排着两幢五层高的大楼，右边的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内科住院部，左边一幢崭新的粉色大楼就是外科部。

孙正走进那光线黯淡的主楼。

朝向不好，他皱眉。

的确如此。正因为朝向问题，桐花中路上形成了奇特的局面：路的左边，真正运作的系统只有协济医院一家。医院的左方原是一家海产品加工厂，五年前倒闭后一直没有新的商家入驻，只留下残缺不全的厂房。医院的右方是一片荒芜的空地，被用作临时停车场——属于对面的两家酒楼。与这边的惨淡经营相比，路的右边生意兴隆，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常。

孙正四处打量之后，对协济医院的陈旧主楼作了简短的评估，结论是：风格过时，采光不足，过于阴暗，整洁程度还行。

他是一个很挑剔的人。

孙正在一楼挂号处稍微排队等候了一会儿，就挂到了号。

口腔科，最顶层六楼。

电梯大概仍是好几年前修的那个，相当古旧。外面一层绿色的漆，少部分已经剥落了，露出了银色的金属内里。按键也不甚灵光，按的人多了，表面起保护作用的透明塑料已经碎裂，向中心凹陷。孙正用力摁了好几次，终于显示了向上的箭头，看来屏幕显示还比较完好。

一家私立小型医院难得有如此热闹的时候，电梯的指示灯走走停停，终于，电梯停在了一楼，果然太旧了，开门相当缓慢，像是一寸寸地向左右两边分开。

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半天才走了出来。

孙正又得出一个结论：电梯连关门都很迟缓。

路姓老板大概也并非什么财大气粗的主儿，否则如此上不了台面的主楼为何不彻底整修呢？

顺利到达六楼。

门又一寸寸地左右分开。

迎面竟是一面镜子！明晃晃的，映出缓缓分开的电梯门和孙正面部僵硬的模样。

多半是为了让患者检查自己的牙齿吧！孙正有些发牢骚地想道。

镜子里，电梯门渐渐合上。

孙正走出电梯，转头是一条长廊，两边是淡蓝色的玻璃门，门里有几位穿着白大褂的口腔科医生在忙碌。

沿着曲折的长廊走过去，他终于找到了牙科专用的房间，一位牙科医生正用力钻着一位病人的牙齿。

孙正又退了出来，决定等一会儿再进去。

忽然，他感到一只温热的手放在了自己肩上。

“哈！果然是你！”那个戴着宽边眼镜的男人笑了起来，他一身不整齐的黑色西装，带着夸张却不讨厌的笑脸。见孙正一脸茫然，他才停住了笑，正色道，“喂！该不会不认识我了吧？”

孙正耸耸肩，很明显不记得眼前的这个家伙是谁。

“喂，喂！讲座啊！C大的通俗古典乐与现代主义戏剧啊！”那人用拳头轻捶了捶孙正的肩。

“路……路退？”孙正试着在记忆中搜寻。

路退张嘴一笑，又一拳捶在孙正肩上，孙正不由自主地倒退一步。

“看来你也没忘记我嘛！听说做编剧去了？听了C大的讲座受到启发了？”

“不，之前应聘保险公司不成功就打算做编剧了。”孙正纠正道。

路退做了个向后一仰表示明白的姿势，又甩回脑袋，说：“做出什么电影没有？大概也很有你那种古典味儿——”

“《黑暗的救赎》，只参与了部分。”

路退又是向后一仰，恍然大悟地说：“哦！了不起！”

“部分而已，大部分都是别人完成的。”

“说起来，我有个疑问，”路退伸出左手搭在了孙正肩上，“有用到替身吗？那几段很惊险的，飞车之类的？”

孙正用食指敲了敲脑袋，说：“当然用了，飞车那段，女演员都太柔弱了。”

“那么，她——”路退正想再继续问下去，牙科室里却传来一声如同杀猪般的号叫，打断了对话。

“看来还轮不到我。”孙正耸了耸肩，表示对这种痛苦的无奈。

路退朝那边的牙科医生瞥了一眼：“以前医院的医生，不知轻重的家伙。”

听路退这么一说，孙正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点了点路退的肩，说：“你也姓路，那么院长——”

“叔叔，院长是我的叔叔，不知不觉就买了家医院呢！”路退禁不住有些得意。

你叔叔未免也太没有眼光了。孙正腹诽。

“这幢主楼老了点儿，那边的内科住院部，外表也很旧，里面却翻了新的，这里有些看不清——”路退没有察觉孙正的想法，仍自顾自地解说道。

孙正微微一笑，摸出怀里的手机，翻开金属的盖，盖顶的小镜头对准了对面的住院部。

“用这个看倒挺方便，像素不太高吧？”路退看着景物在手机屏幕上晃动，随着孙正的手指按键，住院部的景象越来越清晰，他又吐了吐舌头，“原来还可以。”

自认取得孙正默认许可，路退拿过孙正的手机，兴致勃勃地摆弄起来。

忽然，屏幕上的景物暗了下来，像镜子一般，印出了路退模糊的头形。再扭头四处

一看，周围都是一片昏黑黯淡。

“怎么了？”路遐疑惑地抬起头，孙正也正四处张望。

“灯没了，停电了？”孙正侧脸看路遐。

刚才只是一瞬间的事，无声无息地，就黑了一片，什么都只剩下黯淡的轮廓。

现在四周一片死一样的寂静。

“唔，大概是跳闸了，这医院一关了灯，大白天黑得跟什么似的！”路遐抱怨着。

孙正拿着手机，按了按几个键，却迟迟不见反应。他又重启了一次，屏幕却完全溶进了黑暗。

这感觉差劲透顶！孙正心里正在气头上，随意拨了一个号码，递到耳边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像是一瞬间被巨大的黑洞吞噬了。

许久，传来了嗞嗞的声音，看来信号受到了不明的干扰，手机也莫名其妙出故障了。

孙正气急就想摔手机，路遐按住他的肩，朝对面一指：“看，内科住院部也没灯了。”

早就知道来医院没好事！孙正泄气地想着。

“嘿，这一片漆黑倒让我想起个故事来！”路遐却显得兴致高昂，仿佛丝毫不受阴暗大楼的影响。

孙正转头看他。

“据说以前的医院构造很特别，有一间住院部的病房只有在三楼才看得见！”路遐漫不经心似的道。

冒什么鬼话啊！孙正的火气又给点燃了。

“我去开电闸，这么久了，怎么也不见动静，医院的人都死哪儿去了！”孙正左顾右盼也见不着什么反应，朝电梯那边的拐角走去。

没记错的话，拐过电梯，有绿色盖子的楼层电闸。

孙正刚刚走到电梯，正想拐弯，却被路遐叫住了。

“喂，等等！我说，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？”

“什么?!”孙正颇不耐烦地应道。

“鬼呀——不会拐弯的，所以弯道处总是聚集了许多的鬼魂。”路遐用很随意的口气

说道，“所以这时候你最好别走弯道。”

孙正心里一阵抽搐，我还想问你在搞什么鬼呢，从刚才起就一直在说鬼话。

路遐似乎没有注意到他的不快，反而悠悠然地转向另一边。

孙正叹一口气正要再走一步，却听到“哎呀”一声，不由得吓了一跳，疑惑地转过身，路遐正惊疑不定地看着淡蓝色玻璃门的口腔科。

“一个人也没有了！正！一个人也没有了！”路遐大叫起来，两手不停地擦着额头。

“怎么可能！刚才医生都还在。”孙正皱着眉头向那边看去，黯淡的光线使他仍然有些不适应，周围的景物若隐若现，“还有，你别叫我‘正’好不好——”

话音刚落，他的心却漏跳了一拍。

转过头的瞬间，好像有什么不对劲。

孙正再猛地甩了甩头，双眼死死盯住了惨淡光线下灰暗的墙面。

正对电梯的镜子不在了！

“正，你快过来看看吧，别站在那个拐角了，我请你过来好不好！”路遐在原地发着牢骚。

孙正默不作声地慢慢退了回去，看着那面干净的墙，他终于退到了路遐身边，目光仍不离开那面干净得太过彻底的墙。

此刻，他的心里竟感到了恐惧。

镜子，去哪里了？

他又转过头去看向刚才一直没怎么注意的口腔科。

医疗器械完好无损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，那台澳产的综合口腔治疗仪仍旧是崭新的。

一个人也没有！

从没有电开始，就再也没有听到过除他们两人之外其他人的声音了！

医院，静得可怕。

“正，快！咱们赶快去五楼院长室，那里安全！”路遐不由分说拉着孙正飞奔下楼。

孙正从恍惚中一回过神，已经站在五楼的楼梯口了。

但是——如果他的耳朵没有问题，仿佛——

听到了电梯到达某层楼“叮”的一声……

人去哪里了？镜子去哪里了？医院出了什么事？

为什么这里显得那么可怕？

无边无际的灰暗和寂静笼罩着陌生的五楼。

“听着，我数一、二、三，咱们闭着眼睛冲过那个电梯拐角，就到院长办公室了。”

路遐对孙正轻声说。

“那，这个电梯的对面，有没有镜子？”

路遐猛地转过头来盯着他，仿佛想看清什么东西似的，好久才冷冷地说道：“这幢楼里的电梯对面从来就没有什么镜子。”

胡说！孙正心道，六楼的那面镜子呢？

六楼的镜子……难道从一开始就是我看错了吗？

“走吧！”路遐拍了拍孙正的肩，“我要开始数了。”

“一、二、三——”

两人同时起步，朝拐角奔去，带起一阵阴森森的风。

好，就在这里！孙正心道，睁开了眼。

他们正跑过电梯。

孙正的一侧靠近电梯的门。

电梯门没有开。

那么“叮”的一声到底表示电梯停在了几楼？

是不是表示还有别的人在？

孙正心中转过无数个问题，但奔跑时已没有时间多想。

停。

路遐抬头。

“这里就是院长办公室，墙的四周都贴着各类解剖图，是最安全的地方。”

“有没有钥匙？”孙正问道，眼角的余光晃向周围。

路遐伸手摸向裤子的口袋，刚刚听到很轻微的金属碰撞声，路遐却停止了动作，空手出来。

“取出那串钥匙的话，会发出类似铃铛的声音，我们还是撞门吧。”路遐的口气显得有些沮丧。

“铃铛？”

“招魂的。”路遐眯缝着眼睛。

话音刚落，只见他倒退了几步，像一块巨石般轰然冲向办公室的门。

砰！

孙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撞开的门，那扇门还在来回地晃悠。

路遐豪气地拍了拍手，推开门，拉着孙正走了进去。

刚一进屋，路遐立刻搬来一张椅子紧紧抵住办公室被撞开的门，不留一丝缝隙。

“很好。”路遐拍拍双手，表示成功。

孙正观察了一下四周，太过阴暗的光线下，只隐约可见大大小小的图标挂在四面墙的范围。

“正，找找那张办公桌里有没有手电或者其他什么的。”路遐慢慢地退到孙正旁边。

孙正拉开院长办公室的抽屉，胡乱翻了起来。

尽是些文件资料之类的，孙正把它们都扔了出来，第一层已经空了，他又伸手去拉第二层，拉了又拉，拉不开。

“上锁了，这个。”孙正对另一边翻着东西的路遐说。

“先翻下面的。”路遐头也不抬，一边找着一边说。

孙正又拉开另一个抽屉，接着问路遐：“为什么这里最安全？”

“这间医院，有很多故事，”路遐微微叹了口气，“你知道吗？一个四面都挂满东西的房间，鬼魂是不能穿墙过来的。”

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啊！孙正心道，觉得路遐不免有些好笑。

“找到了！”路遐忽然兴奋地叫了起来。

一束橘黄色的光线射了出来，办公室里豁然亮了三分。

感觉一瞬间负面的情绪都消失了，孙正高兴地说了声：“太好了！”

路遐颇有些得意地晃了晃手电，向四周都扫了一圈，才道：“坐下吧，有必要和你说个清楚。”

孙正拉过办公室那张冰冷的木椅，坐下了。路遐顺势坐在了他的对面。

医院依然静得诡异。

“你可能会觉得，从刚才开始，我就一直疑神疑鬼，很好笑，是不是？”路遐探身问孙正。

你终于发觉了。孙正老实不客气地点了点头。

路遐露出一抹理解的微笑，又关掉了手电，顿时黑暗又扑向整个办公室。

“——为了省电，你就习惯下黑暗好了——果然，我很有必要和你说明一下，也许会说得很长——唉，正，你真是麻烦。”

“说。”

“协济医院不是第一次这样了，这也不是偶然事件，桐花路上的这家医院，故事有很多。你进来时不觉得很压抑？”路遐的声音有些缥缈，两人中间像隔了一片海，而他的声音像是从海的另一边传来的。

“是有一些，这家医院的采光太差。”

“那是另一个方面。事实上，上个医院倒闭也是因为它——接二连三地发生奇怪的事，我叔叔原来拜托我过来也是调查这件事。”

“奇怪的事？”孙正偏了偏头。

“啊，从很早以前就开始了，大概三年前终于引起了重视，从上代院长开始，都会对这些事件有些记录。”

“那你呢？”

“我？你好像忘了，孙大才子，从C大那时开始，我就已经在研究民俗学，顺便对灵异事件也进行过调查。”

“可是，这世界上没有鬼吧。”孙正忍不住笑道。

“我不知道，科学无法解释的事不是也有很多吗？我一向认为，小心些比较好。”

“好啦好啦，现在怎么办？”孙正挥了挥手，打断路遐的话。

“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会遇上这些事——虽然我也是第一次，可是你一向都是干干净净独来独往的，这些事怎么缠上你的——好吧，你再试试可不可以打开刚才上锁的抽屉，里面应该就是所谓的记录了。”

孙正闻言，伸手去拉那第二层的抽屉，依旧怎么也拉不开。

路遐在黑暗中听到了声音，道：“用东西撬开。”为了方便孙正，他打开了手电，院

长办公室又幽幽亮起光来，接着便响起孙正用东西撬锁的声音。

“跟小偷似的——”孙正轻轻笑了笑，接着“轰”的一声拉开了抽屉。

路遐走过来用手电照了照，露出赞赏的笑来，然后伸手将里面的东西一一取出，放在了桌上。

“果然，我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。”

两个破旧的笔记本，表面用红色的纸包了起来，另外有六张图纸样的东西，仔细翻阅，依次是：

桐花医院（原名）暗事件记录（1999—2002）

桐花医院暗事件记录（2003—2005）

桐花中路私立协济医院平面图（一楼至六楼每层各一张）

“平面图啊……”路遐念叨着打开来，“好东西……不错，确实都有标记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孙正凑上去看。

“你看，这些画着圈的房间，应该是四周挂有图画的房间，像这里一样；画着红色大叉的房间，如果我没猜错，应该是有些不吉利的地方……这个我们等会儿研究，我们先来翻翻记录吧！”路遐合上图纸，伸手翻开了第一个红色的本子。

桐花暗事件记录 1999—2002（一）

记录人：毛重贵（1999年至2000年期间值班人员之一）

1998年8月15日。

今天晚上仍旧是我和老张（张炳）值班。另外，一楼的急诊室也还有医生，护士站也有几个护士留了下来。住院部此刻还是灯火通明的，但到了11点大概就会谢绝探病了。

11点整，整个主楼空荡荡的，没有一丝声音。医院的夜晚比其他地方还要阴暗些，黑黢黢的，又不能总把灯全都开着。第一次巡视由

我来的，老张坐在床上吃面，我便拿起手电筒，准备出门。

来这里才5个月，但据说在这家医院做保卫人员值班的，最多也只做了半年。照常例，半夜11点整起到12点整，我要从六楼一一巡视到底楼，主要检查门窗和日光灯，医院没有蓄电灯，到晚上只得都关了。

我慢慢地沿着楼梯向上爬，手电筒的灯光昏黄昏黄的。虽然医院去年才修成电梯，但很少使用，尤其这时段我们是不许使用的。

六楼的科室不多，除了口腔科，大部分都用来存放仪器了。检视一番，黑洞洞的，再把门窗都关紧实了，我就朝楼下走去。

医院一切都很正常。

12点半，老张就会再出来巡视一番，这时我便可以休息了。

再从六楼一直走到一楼，一切也都很好。一楼大厅还亮着灯，两间急诊室的灯也明晃晃的。

“老毛，你下来啦。”护士长跟我打招呼。

“哎。”我应答着。

几名护士就在旁边很悠闲地涂着指甲油，不时交头接耳一笑。

“下班到现在，一个人儿也没来哩！”护士长又嘀咕着。她和我同乡来的，她家也就在我家附近，在这里夜间值班期间，就全赖她和几个护士替我们准备些夜宵。

“那我去把电梯锁了，免得……”我一面应着她，一面朝电梯走去。

“咔嚓”一声锁上电梯，抬头再看表时，12点整。

“我上去了啊！没事你们也休息了！”我朝护士站那边叫道，整个医院都回荡着我的声音。

回到五楼值班室，老张早已吃完他的牛肉面，讷讷地望着我。

“老毛，我有些怕哩……”

“怕啥？”我一下子笑了出来，“你大男人的，怕啥？”

“你，你忘了我中午给你讲的啦……”

我想起来了。老张中午给我讲的一件事——

“老毛，这医院，有厉鬼进来了。”他中午吃过饭，就怔怔地看着我说。

“厉鬼？”我笑着，“不怕的，不定他还怕你呢！”

“是真的厉鬼，不是一般的。”

“哦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他又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“昨天傍晚，收进临时太平间的那人你还记得不？”老张紧张地搓着手，“剃光了头发，黑布蒙着眼的那个，好像，也是最后收进来的那个……”

“这有啥的？光头多得是。”我拍拍老张，他平日里也挺胆大的，今天竟怯了，“我们守夜这些的，比守坟的好多啦！”

“我家乡的习惯……若人不明不白冤死了，定要剃光他的头发，黑布蒙上眼睛，立即火化的。”

“为啥？”

“知道不？人死了之后，头发也可以长的，据说这就是他的最后一丝魂魄还残留的证据，所以冤死的人必须把他的魂都封住，头发一根不留，他的魂也就出来不了，速速烧了，也就成不了厉鬼。厉鬼，就是最凶恶的那种鬼，我们对付不了的……”

中午的对话就从厉鬼这里开始，渐渐转移到毛主席教导我们相信科学破除迷信上面去了，我也不太在意，结果老张还是没有放下。

“世界上是没有鬼的……哎，我一会儿陪你出去……”我见他神色古怪，便心软了，再次抄起手电，“走吧！”

“那个人，今天都还没有送出去，一定没有什么好事……”老张还在喃喃自语，跟我走出了值班室。